

T898.4/5116

v. 3

28

TCY 028(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5 1949

誠之者人道又是第三支說誠明明誠張本是第
二支與第三支中間之過峽也第三支皆反覆推
明天道人道之意至誠盡性五章是申言三達德
以發明天道人道盡性誠者之仁前知誠者之知
俱天道人道相間無息誠者之勇專言天道此為
第三支中一小節大哉聖人之道六章是申言費
隱以發明天道人道洋洋優優之大小即費之大
小也以下二章即承此章不倍不驕以發明天道

仲尼章之小德川流是費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
之大者以下二章即承此以發明天道此又為第
三支中一小節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第三支實
併前兩支之意也未章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與首
章廻照所謂一部小中庸乃通部之結束也潛伏
節即聖首章經莫見莫顯意相在節即聖首章經不覩不聞
意篤恭而天下平即上中和位育意末節上天之
載繳轉天命句摠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

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其實止完一天
命之性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是也
凡看中庸須知一部只如一章一章只如一句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朱子取程子意無過不及朱子取呂氏意已發

之用也即下章所謂庸平常也程子以不易言而朱

時中亦即兼和字義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如布帛菽粟之類若驚

世駭俗則可暫而不可常矣曰事之當然無所詭異云爾推而至于堯舜之禪讓

湯武之征誅其變無窮而為所當為亦無適而非平

常矣又如夏葛冬裘是平常即便是中 中庸二字已括盡一章之義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

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天性中散為萬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的道理天下
是也些子末復合為一理天人合一之理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
空缺一之故心之用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
也是要省察二章摠發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
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章

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
致中慎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
然之效驗也有義理自有工夫以全效驗有工夫自
有效驗以應工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節著性道教之名義欲人知

其出於天而切於人也當先提性道教逆入三平看至末側道字以起下節

命猶令也如朝廷之誥勅悚然有性即理也即字雅

指之也專以理言若兼言氣天以陰陽五行則木火

質便與率性之道說不去屬陽金水屬陰土貫四者之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無
中錯言之五行各有陰陽

形氣則理無棲泊處只說得在天之理不能云在人
之性故兼以不離乎氣質者言之然此三句不重
而理不雜乎氣質者最重亦賦焉猶命也論本原則有理
稟賦則有是氣而理即隨於是人物不重人字之生因
之是一滾而下的故云亦於是人物不重物之生因
各得人無論智愚賢否物無論飛其所賦之理以為
健陽順也陰五常之德仁有生意於五行屬木於天道
屬元禮極明或於五行屬火於天道屬利智主明澈於五
義主決斷於五行屬金於天道屬智主明澈於五
行屬水於天道屬貞陰之順也信則貫於仁禮義智
之中猶土之貫於五行中焉錯言之則五常各有健
順義斷智明健也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
不可踰順也此條雖兼五行說而總以人之仁禮即

天之元亨人之義智
即天之利貞為主
所謂性也率循也
不是用道猶

路也分性是渾淪的道則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就人

私意未萌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若有作
意即形氣之私非性之著見也安得為道性中無理
不備故隨感皆自然流出不假修為便有至當則其
恰好的道理此可見大本達道體用一原之意則其

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及於仁民愛物循其

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及於敬長尊賢循其禮之

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

分別皆道也重今人乍見孺子皆怵惕隱可見率
性至於虎狼之父子蝼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按關雉
之有別以及草木之榮枯亦無非道之所在

物言便括萬物育焉能盡
物性之理然只補說不平
脩品級節限制之也性道雖

同而折轉下一氣稟或異
脩道原為故不能無過賢不

及愚不之差聖人師
因只去其氣稟之偏而性命

即下以人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性不容脩脩

當有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化民禮以教

便有使人復中刑政防之屬
此不過是也實字以下

則釋之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
氣拘物

謂二字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矯揉造知聖人之有

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虛無上已非

字釋過到此都從下三字跌重上六字見性道教不

得為邪說所託於子思憂道失傳之意朗然如揭日

月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綱領而董子所謂道之大

原出於天亦此意也特提道字以性為道所從出教

字說歸重天字見異端敢於誣道必不敢誣天也

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已胸中出不假他求

道也者二節此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道者
其功如此戒懼是存養慎獨是省察
或問云既言道不可離則是道無適不在矣而又言

莫見莫顯則切要處在於隱微也此以見顯句對既

言戒懼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慎獨則所當謹者

尤在於獨也此以慎獨對戒懼看來戒懼是統體工

夫所以存養於未發之先此照下慎獨又是於其中

緊切加工夫所以省察於將發之時此照下發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節舉靜以該動是全體

未發致中以及後總註存養意則重在靜一邊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此句直透

所以然之故見得天命無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側說

重時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目不及瞬曰須意所偶及

意尤應就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意講方見責成人身

子於或問中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離了仁便

義便不義不過人力私意而已此是以君子之心常

存敬畏此是由教入道之君子敬是戒慎雖不見聞

亦不敢忽雖字亦字是從動說到靜不字作未字看

是提撕警覺 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
常惺惺意

之頃也 便是養其未發之中平日森嚴如烈火之不
可犯私意何從而起必如此才是須臾不離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此節由靜而初
動是動靜交關

處然雖承靜來寔重動一邊蓋言隱微則已不得云
靜矣如此看方闕照發而皆中節及摠註省察意

隱暗處也 曲指心微細事也 指一念之動言獨者人所
事字不可過泥

不知前是已所不睹聞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暗室屋
此是人所不睹聞

漏如與人對坐自家心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
中發一念此亦是獨處

未形而幾則已動 幾者動之微是人雖不知而已獨
未動欲動之問

知之明莫乎二字最緊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

顯而過於此者 而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人未知
是

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 前雖存得天理
臨時也須檢點

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最要着工夫 此
是於上文全體工夫中見得此處一念初起萬事根

原在此照此條尤能關當加意省察其工夫離不得
戒懼之念而非僅仍其戒懼之常尤字要體會 所

以遏人欲於將萌 將字指隱微上言存天理以靜中
只有天理也此則將動時便恐有

人欲所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致離道
以遏之

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脫開上二節

天命源頭說下見人人有此性道即人人有此中和不以聖愚而有加損是就本然說不着工夫其工夫

在下致字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性如水情如水之波不言仁義禮智而言

喜怒哀樂者因世間無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只此便見得天地萬物相關無所偏倚

外則旁出而多偏轉徙而多倚無偏倚故謂之中

在末發時說此處說不得無過不及故謂之中

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出門已東者不能復西已南者不能復北故不以中言

發之先萬理具備雖無喜怒哀樂之情而有喜怒哀樂之理不分聖凡不待勉強揜緣天命本體原無一毫偏

倚也發皆中節情之正也天命之性有物有則所謂

節也中節者只是處得恰好雖出人為而自動乎天

不獨喜怒哀樂錯亂不得即各項之分數無一毫之

差方得其正過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與理不相拂戾

皆字不可忽過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故曰和如四時之寒熱溫涼各適其宜也中是和之

源頭和從中流出和不指養成性體亦不是偶然

合節是言人性情之德其本來道理如此偶合者豈能皆中養成即下致字不是此處本然之和兩謂之

與上之謂字倒說者不同首節之謂有名大本者天稱而寔之也此節謂之據地位而目之也大本者天命之性承天命之性來天下無一不本天下之理皆於性無一不本於天故云大本

由此出思慮未萌無纖毫私欲純是道之體也性之

體達道者循性之謂承率性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達

猶云大路任天下古今道理無非循此中節之情而

行則凡喜怒哀樂無反乎人情以為道者故曰共由

之路若作一人之情即千萬道之用也勿忘却正字

兩天下字寔包得天地萬物曰大本達道直將位育

於此統宗達道從大本出天下許多人情於此協應

天地下天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俱

工說夫到指萬物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承上戒懼慎獨極言其功化

致推橫而極之也直位者安其所也天高地下本來

所育者遂其生也萬物化生本來自育故云自戒懼

而約之約此是存養益密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

偏倚橫而其守不失直致至約則極其中而天地位

矣致中則誠敬之至有以合乎天德而格乎天心故

寧自謹獨而精之審察於外貴乎精以致於應物之

處無少差謬橫而無適不然直致至精則極其和而

萬物育矣

致和則豫順之至有以通乎物情而協乎

謂各得其理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非一人之

同有之中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陰陽五行而

已而陰陽五行之理悉已交付于吾身至于萬物亦

同出于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真個是乾吾父坤

吾母民吾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天不中和則

病人不中吾之心正致中是體統工則天地之心

和則病天應之天有雷雲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

亦正矣如洪範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

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聖人吾之氣順致和是發

恐懼修省捍災禦患正有作用吾之氣順致和是發

云氣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

則無不勸怒一人而罰之則無不懼以至哀矜鰥寡

樂育人材便是育又如鳥獸草木成若鳳凰出麒麟

生莫焚屈軼故其效驗至于如此要言以理言更

之類亦是育說到寔事只得前一截尚少後一截未見真實效驗

此亦兼窮達說堯舜在上地平天成孔子在下三綱

五常終古不易不論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

君相師儒皆可得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

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致中是天命

率性之道而修道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

之效亦在其中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寔亦非有兩事也

中則天地言極其和而中即在其中言極其中而和

即在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天命

子思憂道之失傳也因溯其源以示人曰今天下

皆言性矣抑知性之謂乎性者即此仁義禮智之理也是豈出于人為哉天有元亨利貞人性便有仁禮天有利貞人性便有義智如君之命臣者然此雖不離乎氣質而實不雜乎氣質也推之於物縱未得其全體亦各分其一端無非命于天者則性非氣拘物蔽之謂矣今天下皆言道矣抑知道之

謂乎道者著于日用事物之間者也是豈假夫智力哉吾性中有仁敬孝慈道便見於君臣父子吾性中有恭從明聰道便見於親言視聽如路之率由者然此固自然而不假脩為乍感而即可流露者也推之於物豺虎亦知父子草木亦有榮枯無非率夫性者則道非矯揉造作之謂矣今天下皆言教矣抑知教之謂乎人性雖同而氣稟有過不及之異聖人立教專為變化氣質而起是豈故為

偏駁哉達而在上脩其道於勞來匡直窮而在下
脩其道於易象詩書此非於自然之理有所損亦
非於自然之理有所加也推之於物其性之通於
人者則使之代人之勞其性之不通於人者則處
之以物之理無非脩此道者則教非虛無名法之
謂矣

道也者節夫性者道之所由出教者道之所由成可見道也
者無物不有亦即無時不然循此道則治失此道

則亂須臾離之而不可也若其可離是私智人力
而已豈率性之謂哉是以由教入道之君子敬心
常存睹時固戒慎矣亦戒慎乎其所不睹畏心常
存聞時固恐懼矣亦恐懼乎其所不聞舉其靜以
該其動而全體之不息可見矣是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離道於須臾也

莫見節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切要則在靜之終動之始此
時是人所不見不聞而已所獨見獨聞尤有不可

不慎者勿謂心曲之地至隱隱即其見也勿謂一念之起至微微即其顯也此非隱而後見微而後顯亦非隱則必見微則必顯隱微處就是見顯處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隱微者何獨也獨是人不知而已獨知所謂其獨也故君子於此固不外戒慎恐懼之常而倍加戒慎恐懼之力更凜然不敢忽焉至靜中既有以存天理之本然初動時尤有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離道於須臾者也

喜怒哀
節

道何以不可須臾離以道之體用不外乎人之性情也性不可見即情以形之喜怒哀樂情也而其未發則性體渾然無旁向而至於偏無轉徙而至於倚如人處室中未向東西南北者然是謂之中然中雖渾淪在內恰有自然之等級所謂節也及其發時無些子過無些子不及不但一端中節而四者皆中乎節此如寒熱溫涼各適其宜是謂之和吾於喜怒哀樂之中而想見其係於天下者非

淺矣中也者即是性即是天天下無一不本於性
天下無一不本於天非大本而何道之體也和也
者循乎性合乎情天下無一人可矯乎性以為道
天下無一時可反乎情以為道非達道而何道之
用也是固人人皆有不以聖凡而有加損者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乎

致中
和節 性情雖人所具然非謹於動靜之間則大本不立
達道不行致之之功豈容緩乎惟君子自戒慎恐

懼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一毫之偏倚而
守之不失則有以致其中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愈
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一毫之偏倚而無適
不然則有以致其和是中和也與天地萬物印合
而流通者也天地亦同此中致中則以中召中吾
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喜怒合陰陽之撰哀樂
協寒燠之宜由是星雲糾縵山川奠定勿謂中無
與于天地也致中則位焉矣萬物亦同此和致和

則以和召和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喜與樂
中節而萬物之大利以興怒與哀中節而萬物之
大害以去由是麟鳳以出冀莢以生勿謂和無與
於萬物也致和則育焉矣聖神功化之極如此要
皆本乎性率乎道盡其存養省察之功而脩道之
教不亦寓其間乎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
出於天握天字為主而不可易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其實

文

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此是率性句註脚云次言工夫

存養戒慎恐懼省察慎獨以致和之要終言

聖神功化之極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欲學者於此反求

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

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是第一支蓋子思

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章是全書之冒首節言體道離道之人次節言體道離道之實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開口提仲尼曰三字中

見立言之有本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子者，孔姓，通稱且似外之詞，不曰夫子者，以其為眾人相呼之通號也。中庸二字，子思自以名篇首章本天，此章本祖，故先大書特書君子中庸一句，包大舜顏淵子路文武周公，中庸包知仁勇禮樂政事，全章皆是孔子之言。中即是庸，非中外有庸。首章中以體言，此章兼體用。

中庸者，不偏不倚，未發而中，既發而中，無過不及，而中。發而中，非無偏。

常無變之理。庸有平常無奇意，有一定不易意，惟一定不易，所以平常，惟平常，所以一定不易。惟一

易乃天命所當然，不可違越，精微之極致也。不容惟君子

為能體之。體字言君子直做中庸，骨子中庸是個道，理無形影可見，自有君子分明把這道。

理從君子身上和盤托出，所以為君子中庸。此句語氣渾淪，是就現成說中庸，是無軀殼的君子。君子是有軀殼的中庸，體字即小人反是，硬與中庸相背。下依字句認為着力用功，小人反是，非僅有過不及之差也。體是依其本然，反是不依其本然。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特下德字，分明其德。

已成此便具時中本領，若平時無此德，而又能時中，則處中豈可粹辨。此二字亦不可忽畧。而又有君子之德，便是者有之，故特用能隨時以處中也。戒慎恐懼存養之，而又二字折轉。

功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便是慎獨而發而皆中節既
君子則中庸之體立又時中則中庸之用行
在零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宜從王肅本以其有
工說

小人之心君子可言德小人只得言而又既是小人
心是平時不戒慎恐懼

無所忌憚也獨不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釋中字之
義如過門

不入禹稷之中居于陋巷顏子之中按此不是子
莫執中之中亦不是權變乃當然而然

是乃平常之理也字是庸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戒慎恐懼是全體工夫不言慎而無時
獨者慎獨亦不外戒慎恐懼也

不中時中者原以中字為定星盤而隨時以處之也
時中不可作圓融通變講看來宜照無忌憚

必慎其獨而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
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按此論最精時字必如此
看方使圓通一流無所用其道飾但首章戒慎恐懼

勿牽搭在語氣中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此
所以為聖之時戒慎恐懼工夫是通前徹後說在君

子內可說在時中內亦可而字破作兩面寔圓成一
面前是零星說到無時不中在統籠工說矣

時字即聖經所謂須臾也惟須臾不離乎中則註內
所謂隨時處中無時不中皆包於其內而承首章來

脉亦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清矣

小人之分在敬肆之間而已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
石滅盡一點耻心至馮道滅盡無忌憚有此兩途

仲尼中庸之統傳之仲尼子思釋中和之義而援引仲

節

尼之言曰堯舜相傳不過一中中只是平平常常
又極其庸但中庸之理不可見得君子以為質幹
而中庸見矣君子無論在上在下為安為勉一動
一靜總是依中庸之本然是中庸為無形之君子
君子為有形之中庸合而為一者也若小人於中
庸則鄙夷之背戾之矯托而陰賊之所存所發全
與中庸相反焉

君子
節

何以見君子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平日存心敬畏

有以養不偏不倚之體成其君子之德矣但君子
不盡時中者有之而其臨事也又不敢稍過一分
不及一分兢兢業業全從小心出來蓋不但一時
處中而且時時處中此所以為君子中庸也何以
見小人反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平日不能敬畏失
其不偏不倚之體已有小人之心中矣但小人不盡
無忌憚者亦有之而其臨事也又不顧理之是非
事之可否肆欲妄行全與中庸相戾此所以反中

庸也仲尼之言如此蓋有君子之德即靜時之戒
慎恐懼也隨時處中即動時之慎獨也有志於道
者慎勿為小人哉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指以下各
章而而下意實相承也如下各章所謂承上章以起下
言之章是也讀者先因其文所斷以
求本章之說次探其意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
所屬以考相承之序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
言之則曰中和性的情天

德行人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未發之中體也
做的時中之中用也

即已發之和也和根於
中單言中則兼和在內

子曰中庸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
之以起下章之義此章中庸專就而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不言無偏倚只言無過不及
者以此章專就發用處言

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愚不肖減不得一分賢知增不
得一分故曰至按恰好處便

是至極處此從中字說至按不過平常道理做到
極處便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為此從庸字說
至按此亦應暗照下章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
見不能變化人之氣質

但世教衰教字跟修民下人也有士大夫在內即不興

行故鮮能之按能字照下知行此一能字與下唯聖

月守中庸不可能俱從此生即入後果能今已久矣

此道及至誠至聖章諸能字亦於此發源今已久矣

固是既世教衰然重論語無能字按彼處說德便有

在起下知愚賢不肖論語無能字

能字此是說道道賴知行故特着一能字

總論中庸不但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夫子嘗有言

曰中庸之道之發而為用也增不得一分減不得

一分至當恰好其至極而無以復加乎夫中而曰

庸不以瑰異者為至而以平淡者為至宜乎人人

能之矣無如臨事之際或過或不及鮮能識此中

庸踐此中庸者蓋已久矣子之言如此此可知中

庸之能賴有修道立教之君子而斯民之所以變

化氣質者其功有在也

右第三章

道之不行章此承上章鮮能皆以氣質有偏而不察以

節慨人不察是

過不及之由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愚當

反屬行賢不肖當屬行今反屬知交互而言也末一字慨嘆無盡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按首章第二節釋道字起下須臾不可離此處

以中釋道字為下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
過不及而言也

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只是

極遠視道之日用當然者皆不足行而窮極之高遠又原杳渺而不可行故只見得便了更不去理會做

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合下昏昧淺露的人故

行如行路者茫然而自不能前也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

過既以道為不足知只要驚世駭俗視道之日用當

行又原怪異而不可知故他不不肖者不及行又不

要明只要守自家的便是了求所以知合下卑污苟賤的人故不及行自是不求

途之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以工不足行不足知不

緊關紐處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譬道日用不是譬道若

又何必責他味字方譬道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察字雙管知行不察其所以知不察其所以行也察在知行之

前白文知字即註中察字兼知行說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道之節

中庸何以鮮能以氣質之偏耳子曰道之不行於

人也

斷在人身說

不知者第以為此不行之故耳我知

其所以不行者矣蓋人必知得方能行得而今知

者知之過求諸高遠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

知安於茫昧又不求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

也道之不明於人也不知者第以為此不明之故

耳我知其所以不明者矣蓋人必行得方能明得

而今賢者行之過好為奇異既以道為不足知不

肖者不及行又囿於卑污而不求所以知此道之

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節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非道之終不能也不察耳

蓋道在日用中不啻飲食也其易知易行不啻飲

食之知味也乃饕餮者貪飲食而失之過飢渴者

甘飲食而失之不及則是人盡飲食而知味者鮮

深可慨也夫知味之正自必嗜之而不厭知道之
中則必守之而不失尚何不行不明之有哉

右第四章

道其章此言道之不行以起下必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上章言道之不行由知愚之過不及

前後聯絡凡引故不行

總論道必明而後行既不明矣道何能行子嘗曰道具

於人而體備者少道之不行其必有故矣惜乎人
不悟也可慨矣夫子之言如此此可見知者不可
過愚者不可及而深有望於明道之人也矣夫

歎其字分明看了不
明說無限寓意在內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舜其章此承上章言道不行必如舜之知而後行

與孟子舍己從人章不同彼言取善之公此言擇善
之精問察隱揚執兩用中節節有大知本分在權度

精切見非大知何能如此首章以戒懼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數章又以仁知勇為入道之門通章以明道為土重大知按舜本自知是前層只且補出本章重合天下以為知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此句

上半截不管通章講家誤看此句遂覺舜是取諸人以為知以致混入善與人同章大非書旨通言

者淺近之言非淺近人之言如禹皋陳謨有深遠亦

有淺近造道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凡深遠之言然於其言

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惡不過未善須細看其善者

則播而不匿若有心隱揚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隱

見廣大能容揚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隱揚不重只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是舉首尾以該中間非只

而取中間如子莫之執中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

如有功當賞而眾論有自厚於善之中撤去惡一層

又執其兩端執持也兩端也而量度以取中按量

執字之下用字之上取字亦然中字亦最重當提起言固吾矣尚未必中其具非在毫釐之間其得失在

幾微之際故又加量度以極厚之說是則取極厚極薄之說是則取極薄厚薄得中之說是則取厚薄得中然後用之執其其字承善來用其其字承兩端用民二字只帶說則其擇之審按擇在執之後用之前猶云施之政事則其擇之審當補在執字下擇者辨得失於幾微也兩端雖善尚未盡是至善故須而行擇之當含下中字做執字便活此舜之精而行之至矣此舜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上用中句已說到行矣然歸重知上故此處此知之急急掉轉明道意以繳上大知接下其斯句所以無過不及以知為主應上明道意在夫子口氣外問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而道之所以行也繳轉道其者之不及

總論道之不行必如何而後行也夫行必見之於用而不遽用也行道必先明道其有賴於知乎夫子嘗稱舜矣曰凡人之知或是恃已或輕信人皆非大知也若舜生而明哲本不專藉乎人而惟知義理之無窮者乃覺虛中而能受其知之大真並包無外也與夫道中而已矣舜知中之理散見於衆論於定乎問之且非但問也又極其誠篤而好問焉問時所得之言固有極其高深者雖曰適言乎而

中之理亦有寓焉者。舜必有以察之，且非但察也。又極其誠篤而好察焉。此皆所以遍求夫中也。大凡言不能無善惡之分。舜則於其言之未善者，從而隱之。蓋聖心無惡，故投之即化耳。於其言之善者，從而揚之。蓋聖心本善，故投之即契耳。此又欲人來告以中也。而舜又非好謀寡斷者也。彼惡者不必論。至於言之善者，其即合於中而可見於用乎？未也。舜則於善之中，執其兩端，如小大厚薄之

類，加以量度，辨於幾微。其未用之先，擇之最極其精如此。而中自是出矣。是中也，即其兩端內之所寓而舜擇而得之，無太過無不及者也。然後或獨用，或並用，或分用，或合用，有以施之於民而行之。極其至矣。然其行之至寔，由於知之深人。但見舜能用中，而豈知未用之先，必其問察如斯，擇執如斯，政用中能如斯乎？其斯以為舜乎？子贊舜之大知如此，可見行道當先明道，即斯而已。足為舜知。

若不可過也如斯而始可為舜愚者不可不及也
而迫何患不行哉

右第六章

人皆章

此猶云道其不明矣夫承上章不明由于賢
不肖之過不及以引起下必如回之仁而後道
可明上段引起下段如詩之興體上予知自負能
料事幾於未然下予知自負能析義理于毫芒不
知避是不知道避禍之
驅是自驅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

也此比禍機所伏罟獲陷阱字面只可隱切勿泥予

亦然故下一皆字利與害相反今人經營慘淡以

為求利不知己暗暗到罟獲陷阱中去了為人所驅

為人所納未有不思避者獨此驅而納者予知也擇

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

之事也雖有其事亦徒然耳不必以工章糾纏期

月匝一月也言其言知禍而不知避何嘗不知因有
之心明知故犯是以况能擇而不能守守字引起
究竟知得不真

之然仍歸重知工不皆不得為知也
能守還是知得不真

總論道必明而後行而無如明之者少也夫子曰人皆

謂予之知能料事矣乃禍機所伏與罟獲陷阱一
般而甘受其牢籠而不知避孰驅之予知之念自
驅也孰納之予知之念自納也明知禍而故蹈之
則亦仍然不知耳夫事幾尚不能測况乎義理之
途哉乃人又皆曰予之知能析理矣即其言而驗
之一似能擇乎中庸者然擇之果精守之必固不

意厭常喜新質薄氣弱期月之間亦不能守則所
謂擇乎中庸者仍是恍惚之見而知之不真也亦
與莫知避者同歸不知矣而道將何以行哉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此旁脉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
不重

也

子曰回之為人章

道之不明由于賢不肖之過不及故
必如回之仁而後可望斯道之明

通章以行為主重服膺不失上為人二字不虛本生
質之粹而加進脩之功精神全在一則字則字根在

真知真知在擇守先。若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上下承接皆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以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於理井然。能守即是行。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拳字膺字俱身上字眼言能守也服

向似不見行意然心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顏子蓋之而身不行之者乎故服膺弗失即可見行真知之。對上予故能擇能守如此。擇守不平此以此行言重能守此

行字在守內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繳上道之不明

總論道之不明必如何而道可明也其有賴於仁乎予

嘗贊回矣曰回有為人之天資又有為人之學力

其為人也於中庸之理不是形迹之見不是偶合

之識愈析愈精真能擇乎中庸焉中庸者善也擇

中庸即能得此善也回知之既真而行之尤力吾

見其纔得一善則即急急與中庸相依每得一善

則皆刻刻與中庸相守識有所到便覺胸有所主

魄意見做
得來的
中庸思而難
此便過慢些便不及非天資
可近亦勉力可到以中庸而為此三者三者即是中
庸以二者而求合中庸中庸非即三者堯舜之均
天下是中庸管晏非中庸孔孟之辭爵祿是中庸沮
溺非中庸比干之蹈白刃是中庸荀息召忽非中庸
中庸句須鑿鑿說出所以難之
故勉人意在言外勿過着意
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前應
總論知如舜仁如回此有志於道者所當然也然非有

以勝其人欲之私則能之者鮮矣子曰事有較難
而實易者即如天下國家至難均也然不問所均

之至當與否而意在均之則亦可以均也爵祿至
難辭也然不問所辭之至當與否而決於辭之則
亦可以辭也白刃至難蹈也然不問所蹈之至當
與否而迫欲蹈之則亦可以蹈也凡此皆資之近
而力能勉者至於中庸平平常常雖若易能然稍
急則過稍緩則不及苟有一毫私意未盡則知者
弗澈而義有不精守者弗固而仁有不熟擬議之
間忽已墮於一偏不能擇而守之此非絕人以能

而可均可辭可蹈者共人自不可能也然則將如
之何而始可能乎按可字是其人不足許可若說
中庸本不可能則與庸字說不
去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章

此明行交盡而善其勇者也須從仁知領出
勇亦只應於起結處見勿入夫子口氣中末
節已到聖人地位在學者則當以此自
勉四不字有力二而字是轉筆不直下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此節先以三種分開頭路破其意中
之見使自體認抑字畧反上文則已
歸重而強而強訓學者之強看
來只還他而自有之強為妙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

寬是強順柔以誨人之不及也

亦有

不當誨者如禮未至心有挾無受教之地有為惡之
素須即人有不是處方見忍字意教只是勸化人與
敷教在寬不同此是教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
之時自處于寬柔也

之而不報也。無道是一時非禮之加不必說到君父之仇不報亦與犯而不校有別彼是學

問此是南方風氣柔弱。南方體剛而用柔故以含忍

之力勝人為強。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便是強君子之道也。君子是

者上二項是柔能挫剛靜能制動若說陰險便非君子居非居其地是以此道自居也此君子淺看與

末節不同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如云枕戈相似是借用字眼鋒鏑如寢興之適疆場若莞簟之安死而不厭言不以死為

畏惡而止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北方

體柔而用剛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事與道雖

有不相同然亦無大別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是中庸之道分人汝之所當強也。應而矯強

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矯只是替其強非矯外有強也強在四不字上須說得有

力又須說得自然倚偏著也。附人為倚恃已為倚狗方見身分不淺

偏者亦為倚即使偏執不見始終不移亦似不倚不知偏處即倚處和而不流是柔德中立不倚是剛德

二者合看。塞未達也。國有道。要補身不變未達之所

正見時中。塞未達也。國有道。顯意不變未達之所

守。當看塞字。無可達之本領。只算得賤。本無所為。塞

又向所為。變塞者。其道塞而未通也。不變塞。非謂

處通顯之地。不改寒素也。致主匡時。塞時之素心。其

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之相湯。不改耕羊樂道

之志。方謂國無道。窮意不變平生之所守也。人亦

之不變。道自重。但當不起貧賤。便變起來了。至死與雖此則

死不同。謂既窮以終身也。非致命遂志之謂。雖此則

中庸之不可能者。四不字。固是說強。亦要體認中庸

也。氣非有以自勝。與上勝人不同。自勝之勝。即克已

其人欲之私。不能擇。非義精而守也。非仁熟君子之

強孰大於是。君子是體備。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

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此節中和字

與前不同。勿

節。子路中庸不可能。將如何而知。蓋仁至可以能之也。必

也。其如夫子告子路之勇乎。昔者子路問強。夫子

先破其意中之見。而使之體認曰。強不同。有南北

之強。原於風氣者。有而自有之強。出於學問者。而

強非南北可比。不知爾所問者。南方之強。與北方

之強與抑或不偏於南北而為而自有之強與
寬柔節 以南方之強言之人固當教然亦有不屑教者若
不論當教不當教惟是含容而寬與順而柔一味
以此教人是為寬柔以教無道本是橫逆固不必
報然亦有當報之者若不論當報不當報而一味
直受之是為不報無道此是人所不能忍而能力
忍之者雖南方不必盡然其風氣大都本是以
勝人長厚之君子常以此道自處而非所謂而強

也

社金節

以北方言之金革凶器也而習而安之若素引而
近之甚親不啻以此為社席而不離窺其社之之
意雖至死而亦無厭棄此是一味果敢者雖北方
不必盡然其風氣大都本是以勝人強而尚力
者以此事自居而亦非所謂而強也

故君子節

所謂而強者何必其力能制私自然有德義之勇
其惟自勝之君子乎君子之待人也無與人相爭

之念可謂和矣。和則不辨其非，相與附會，抑或明見其非而姑且依違，不易至於流乎？而不知渾厚中有精明，統同中能別異，圭角雖化，骨力甚堅，自然不至於流。其待人強哉矯矣。君子之處已也，不然孤立有獨行，其是之操可謂中矣。中立便是，不倚然識淺則易惑，氣弱則易搖，不終見其倚乎？不知君子識定則始終如一，力定則久暫弗移，罷辱不驚，卓立如故，自然不至於倚。其處已強哉矯矣。

至於國有道則身顯，回想未遇時堯舜君民經濟，鬱而未伸，所謂塞也。一旦達而在上，或為功名而變，或為軀命而變，皆非強也。惟君子不改居仁由義之常，必伸誠意正心之學，不變窮居之所守，其處達也強哉矯矣。若夫國無道則身困，其居仁由義誠意正心之素如故也。然或以貧窮而變，或以微賤而變，非強也。惟君子視溝壑如坦途，歷百年如瞬息，至死不變其所守，其處窮也強哉矯矣。此

所謂而強爾當自勉者也。觀夫子告子路之勇則知盡仁至而中庸不可能乎。

右第十章

索隱章

自君子中庸至此作一小結為第一支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惟聖者能正與鮮能相應前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尚未詳如何過不及此索隱節便是過道節便是不及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是賢知之過

索隱

如戰國鄒衍推五行德後漢讖諱之書

行怪

如於陵仲子屠狄尾生之徒

言深求

隱僻之理

是隱僻非如下章隱微

而過為詭異之行也

然以其

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後世聖遠年湮聞前代或新奇之論尤易惑人

或

有稱述之者

有字活故添或字是稱述不是傳述

此知之過而不擇乎

善索行之過而不用其中

怪不當強而強者也

索隱二句

有強字意

擇善用中與

聖人豈為之哉

語氣斬截不必補為

致侵下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是愚不肖之不及上二句連看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道即下中庸之道君子之

下君子不同。導字是着力字。要補其歸亦愚不肖也。與

擇善意。此句是行因知而有始。半塗而廢則力之

不足也。是知因行而無終。上句說行宜補約畧而知

行皆交。此其知雖足以及之。首而行有不逮。次當強

而不強者也。是不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

廢。只應說勉焉而不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敢廢勿入非字意。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首句

隱節次句頂導道節照註平分。確不可易。若就本文看則上句乃所以不悔之由。下句正依中庸之至。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之依字自然如衣服

為一。曰中庸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遯如天山則非隱怪可比。必隱。遯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不見知。既是以中庸本無奇而不悔也。別愠與不愠而非人悔者。狗人而忘已。不悔不是恬淡自甘。亦非老氏之知希我貴。只終身依中庸而已。此便不是半塗而廢。不悔地步。是脩身俟命。盡性此中庸之成事。天惟終身依中庸。有達天自得之妙。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有盡字至字。便不賴勇而裕如者。大

勇若無勇非正吾夫子之事中庸非夫子不能見其

無事於勇也統全備於仲尼勿入

氣而猶不自居也颺開亦不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是贊嘆中庸成德之妙非指為

絕德一能字應前數章能字

索隱上章言知仁勇之德固有非其人莫屬者子曰世

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知過為詭異

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者雖後世聖遠年湮或

有人稱說之者然皆失之太過吾則斷乎弗為矣

節道又有為學之君子於道亦知遵而行之乃行至半

塗輟然而止其行之不逮亦由遵道時知之不真

也此又失之不及者吾則日有孜孜雖欲已焉而

不能矣

依中

若夫成德之君子知不必隱也行不必怪也其於

中庸之理靜存動察習而安焉摠無須臾之離有

自然依之者夫中庸之理平平常常本不足致人

之知君子之依中庸合下亦不要人知此非有心

避世也但道在此而人不能知以故遯世不見知

而君子之心仍是脩身以俟命盡性而樂天其不
悔也不是恬淡自甘亦終其身依乎中庸而已何
致半塗而廢哉而所謂君子者非他聖人也唯聖
人從容中道自能如是彼索隱行怪者遵道者苟
奉聖人以為法而中庸究非絕德矣觀夫子之言
則所謂聖者其知必如舜其仁必如回而勇自寓
乎其中此所以為君子中庸而鮮能者無不能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伏第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
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
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
二十章第一支以能字作線君子即是聖者兩相呼應
第一支知仁勇是能知能行之德第二支費之大
小是當知當行之道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
體當知當行之道此相承之次也

魚此是體物離是水便無是魚此是不可遺水在未魚之
先而不竭於既有魚之後即無魚處亦汪洋浩瀚此可見德
之盛

使天下節

鬼神充塞兩間曰如在者無不在也 常見到此則尤宜戒

懼慎獨

釋氏論鬼神大抵祭祀一條之鬼神耳不知此節只抽出一
端言之專以此立論遺漏極多何以見道不可須臾離

末節

誠字緊貼鬼神說試看春華秋實全無或爽即此可見陰陽

實理

大孝章

勿泥定贊舜是舉舜以見費之大三故字可味 大德何以受命道之大能如此也 天者萬物之父母也父母者一家之天也舜全是以事天之心事父母便能以格父母之心格天搃之只是庸行 孝在性中性原天命可知天心即在性中故盡孝之性便通天之心然非謂到受命方為大孝也如此說何以處孔子 負罪引慝是千古事親之極則

無憂章

不可以子述串

浪去行但行得到更覺知得到耳

道其不行章

其字暗指不明但說破便無味了亦當領取矣夫二字慨歎之神

大知章

聖人心如大海百川皆納好問正欲萬善歸懷可見其大人亦有問者但胸無斷制亦為衆論所淆故註補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可見聖心本知不專靠人

人皆曰章

只一予字橫在胸中遂至諸般不是 凡處事局中人能作

一旁觀之見則順逆成敗分矣凡觀理不執先入之見不叅臆度之私則是非真偽分矣

回之為人章

今讀他人好文字便心揣手摩寤寐不忘這善本在自已性中更易浹洽顏子守得固正緣知得真 既云真知之又云故能擇者真知是顏子明睿本領擇則所見之善也 一字活看 服膺句精神在則字有刺不可緩意

天下章

有以可字作易字解者殊為不是中而曰庸本是易能但庸處恰是中處不得有絲毫過不及曰不可能者中庸自有能之之人但可均可辭可蹈者彼於此則不可能耳然則能之之人必也無一毫人欲之私知之盡而義精行之至而仁熟是在勇矣

子路章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此節脩萬古正氣四時元氣不流非外圓內方不倚非孤子任氣不變塞非公孫布被至死不變非東漢黨人直是知得真守得定非勇不能 此自是知行到極處而源頭由於戒懼慎獨否則血氣之剛未有不餒者註自勝其人欲之私即遙承慎獨節過人欲於將萌可均章無一毫人欲之私來四者領會得一句便成非常之人何況合而兼之此直到聖

人地位 三復之亦是柔弱者換骨金丹

素隱章

導道節

導道雖說行當縮到知依稀彷彿知得當遵也廢是行不到仍應補知不真

依中庸節

依如衣之附身影之隨形時時見天處處見性纔是不須與離道中庸對隱怪知行是堯舜之精一勇即在精一中精一者萬世道法之祖此書直接真源 凡論道應見源頭專重良知非精也遺去力行非一也

費隱章

固不可捺倒聖人天地即代為迴護亦夢嚙聲此是說道非貶聖人天地

鳶魚節

此節煞好領會即時行物生子在川上意上蟠下際充滿填塞無非道也隨其所遇觸目時即可消融無限私心

道不遠人章

重首句一人字貫通章次節人之身三節人之情四節人之倫也

伐柯節

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似與其人相反然道中而已矣剛克柔克還其固有之性即還其本來之人

忠恕節

亦字何等簡易自己便是人之榜樣 已與人一體也只為私意扞格如霧遮住一物不能見矣如山阻住一步不能行矣忠恕則以已度人便知人拂情之事霧掃開矣視人如已便不施以拂情之事山穿過矣念只一念時只一時道何嘗遠 不願是公心推此便是道心

君子節

聖人尚未能道似遠人矣看來未能意即下不敢的精神君

子有所不敢聖人尚覺未能都是不自滿假一味用^{慥慥}之^慥功非謂道遠人也 ^慥即伏誠字篤行字之根 二不敢字兢兢業業從戒懼慎獨來五倫只舉其四能孝弟而夫婦可知矣

素位章

素是活字隨所在皆素也下四素字只指一境說與上不同在上位節

重在正己 學到不怨尤時方見力量

居易節

不但安常處順是易即如唐之張許宋之文文山到十分艱

危只見為易 小人才人也 在平地起風波 不知自己即在風波內 至謂我能履險如夷 更無忌憚 天下豈有走險而常見其幸者

君子章

通是隨手舉似正意在言外 大學筆意多有與此同處

鬼神章

誠字是追宗溯源之論 說到鬼神便為下三章幽明合撰 張本說到鬼神皆本於誠 便為下人不可不誠 張本

體物句

鬼神如大海之水 鬼神之物如水之於魚 有是水即生是

施矣 然只可云施不必云報 即便能施尤貴於先施 而我於先施亦猶未能 夫子臣弟友皆人也 道既不遠人 我敢不以此自責乎 而我之所未能 皆君子所已能者也 德本當行而所行者 只是子臣弟友之德 是為庸德之行 言本當謹而所謹者 只是子臣弟友之言 是為庸言之謹 行則愈見其不足 謹則愈見其有餘 人所以行之不勉 言之不謹者 於所不足者 不敢不勉 有餘

夫

兢兢然顧其行行則兢兢然

顧其言言行之交修若此君子之于道豈不慥慥篤實耶我亦惟以君子之道自修而已夫功之慥慥者不外庸德庸言則道之不遠人也益信奈何遠人以為道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觀此則知應從夫婦說入來大者是以子思之言路方清謂費隱章說得太濶為有弊矣故不可從止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

也不可因小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倣此

君子素位章首節綱下三節詳言之末節結証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道行乎其外者即其位然也上章道不遠人就各人之身上說素位而行就各人所居之位上說而位有不同又當即見在所居者行之兩其字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即外固所不當願即于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即其外也重行字不重素字行者盡其道也

素猶現在也素字當活看隨其所值之位而我子但因玩但因二字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非但安分守己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若但云不可妄
是落下一層說此即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意上一截自為主句但須更以下句足之
見語意外即過去未來也
節若無上句則下便成空寂此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四行乎行道

安字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行乎富貴也不
驕不淫不足以言之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行乎貧賤也不諂不攝不足以語之言忠信行
篤敬行乎夷狄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
而能正其志方是行乎患難無入承上推開說
自得從憂勤盡道來道蓋而心無歎非逍遙出世之

比自得是於本分道理不使
少有所歎與大學自慊相似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四項內有道存焉行字當踏實

無不足於吾心此為自得真際無
入貼素位自得貼行字仍在行上講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正己乃不願之實心下不怨二

故上不怨天俯不作人故下不尤人
與上文無入不自得仍是一綫相銜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陵援自願字生下從陵援

也又從求生出怨來求之不得便怨也怨字下又我
皆申足願外意中間揭明正己作把鼻此二

正已之工夫不可忽過。但正已了而又要不求人。乃見
人句此節五不字都為不願字。洗別。斬除箇盡。到得
不怨。尤真覺胸中多少光瑩洒落。非專指上。位下。位
上節無入不自得。推到一切上說。非但怨也。亦不尤
矣。其說尚曲。勿從。人也。亦不怨天。非但怨也。亦不尤
人。其說尚曲。勿從。人也。亦不怨天。非但怨也。亦不尤
無皆非之理。故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當知天。下國。家
皆從願。字生來。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者理也。順理為易。逆理為險。俟命如子從父。命無往
而。不受。惟天理最靜。此居字。循乎天理。何等安。靜
所謂。作德。心逸。日休。心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境。不
要說。奔競。營幹。終日。忙。忙。即。令。打。坐。一。室。此。心。亦。勞

攘不定。所以說行。不說居。居者安於此。行者驚於彼。
也。俟者聽其自來。徼者求其必得。行險直抹煞。這
化以徼幸。小人徼幸而得之。是為幸也。徼而不
得身敗名裂。是乃小人之當然。非不幸也。非所謂命
也。人事此是學。知命是聖。
易平地也。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易險只在理欲上。辨
之泰然。此便是易。不合做的。便是平地。雖造次顛沛之
時。處
順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是險。即處
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惟居易乃可。俟命句。中
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居易未嘗無得。福之
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似亦其命使然。然特
已。不得謂之命也。固重君子。然畧叙小人。亦

易行險字易險不以境言只在理欲上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須說射似

說君子似射居易俟命原非以命寬假自已有許多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其身以結之子思自以反求諸身結通章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章意與節意須識得賓主歷然自得自字正已已字正是

畫布曰正正乃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用棲

皮曰鵠鵠直也大射張皮侯而設鵠以布綴皮中曰棲皆侯之中射

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身自反於

8

即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即不願乎外也完過夫子口氣當透發正意

素位上章言道不遠人而人所處之位不一有過去者

有未來者皆非其素也君子覺位之所在即道之

所在當前之事責吾之行者甚多勵吾之行者甚

迫汲汲為所當為者焉若非現在皆其位之外也

此無論不當妄求不可必得但於其外稍有一願

之之心即於其位少一行之之力君子截然斬斷

此念位之外固無所營求即位之中有一毫計功

謀利之心此亦謂之願外決不敢作是想焉蓋必如是乃真能素其位而行也

素富貴節

素位何如如素富貴不但不驕不淫已也則必致君澤民而行乎富貴之道素貧賤不但不諂不攝已也則必修身獨善而行乎貧賤之道素夷狄不但不染陋習已也則必型方訓俗而行乎夷狄之道素患難不但不求苟免已也則必文明柔順而行乎患難之道且非獨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而已

8

道無不在故君子無入而不小心惕厲自行其中庸之道有以得之而不敢失而所謂素位而行者至此乃一無所缺矣

在上位節

夫君子之自得也自得乎已而已又何外之是願耶故已在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已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上夫陵下援上皆求于人者也求之不得則怨生皆忘乎已之當正者也君子惟正其在上在下之已而不求於人何怨之有此不但不怨上位

之人也推之而上亦不敢怨天亦不但不陵下位
之人也推之一切人皆不敢尤而所謂不願乎卜
者至此乃一無所紛矣

居易
節

合而言之天理本極平坦處常為易處變亦為易
素位故也君子則居之而行乎其素至於外此之
事求之不得固是命求而可得亦是命君子惟居
易以俟之而已不願外故也若夫人欲本屬危途
處變固險處常亦是險非素位也小人則逞私智

行之以冀獲於萬一無論其不得也即使徼而得
之非命也幸焉而已豈若俟命之君子不願乎外
哉

子曰
射節

然君子之居易俟命非竟聽之命也始終正其在
已之心而已正已者何求諸身也子嘗論君子矣
子曰君子之立心制行難有以似之者似之者其
射乎射者必求其得也倘或失諸正鵠必其內志
未正外體未直反求諸身而不怨勝已者夫正身

即正已也。正已即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此君子之盡道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辟如行遠章

不遠人章說個人字，而人則現在未來皆所當盡，故說個素位。然曰位則遠邇高卑皆位之所有，故此章云自邇自卑，分明教人一步步踮實做去。上一節是主下二節，乃引証耳。章旨只一自字，不但詩與聖言是引証，即遠邇高卑亦是形容語。按此章無正意，全要於言外得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有邇，辟如登高，必自卑。道即不遠人之

道宜虛說，漸進之序，當補在道字下。辟如上境界，不易到為遠地，位不易入為高邇，是目前卑是平實，無坐待高遠之理。行登要體認道有高遠，用力只在卑邇，高遠宜活看，就到極高遠處，尚有一間未達，此一間處仍是卑邇。

詩曰二節

詩本無遠邇高卑之意，引詩亦無此意，必合下節方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妻子兄弟不必定是卑邇，但隱隱見事不越妻子兄弟而效，若不止於妻子兄弟，以

映起父母順方與章音貼合，曰翕又申之曰和。曰樂曰耽，形容不盡，須逐字洗剔，尤須從既字且字着意，從未然而想其既然，從既然而想其常然，末二句總承上四句言，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

之至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一門之內融融洩洩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唱嘆一番下之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口按樂妻帑項好合宜室家項既翕是詩人想像其家庭之美有謂此二句宜渾承者其說亦高然單出一句則夾脉難注不如從俗分頂又須覺此二句便是下父母其順過脉宜仰承俯注不專在呆呆分頂

詩小雅棠棣之篇

詩雖側重兄弟引詩只妻

鼓瑟琴

和也

和字在下宜避

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樂之久

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可想夫子當年昌嘆之神真有口不能言者子思所以特會其意

也詩只就下面推說人子忽然移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父母順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通章精神在一意字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

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精神在之意二字

辟如君子之道固不越見在所居之位而進為則有序

焉辟如行遠此非坐而即能遠也是不可不行然

當於邇處行之自然而至於遠辟如登高亦非生

而即能高也是不可不登然當於卑處登之自然

而至於高進得一步卑適便到一步高遠到得一步高遠其所謂高遠者又覺卑適由此節節推去而至極之處可臻矣

詩曰

所謂卑適者可於詩得之詩非以妻子兄弟為卑適也然其意可會焉詩曰一家之中豈獨妻子兄弟耶然果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吾見門庭以內融融洩洩室家不已宜耶妻孥不已樂耶即此已可見妻子兄弟之所推暨者

矣

父母節

孔子讀是詩而贊之曰審如是之宜且樂豈獨室家妻孥夫不有父母耶妻子所奉事者父母兄弟所由出者父母今如詩言父母其安樂而順矣乎子之說詩如此夫父母非即高遠也然父母之順必自妻子和兄弟翕是亦行遠自適登高自卑之意也求道者當於此而心會之

右第十五章

按此章是上下章過脉卑適是費之小者高遠便過到費之大者故下一章兼

提入小作一總挈其血脉貫通如此

鬼神章

其觸處見天理流露以見道不可須臾離中庸

言性自天始言誠自鬼神始誠字是前後大樞紐直將天地造化之理全然說出與鳶魚偶與一物以明道者不同此兼費隱包小大而言首節通章之冒須虛說次節正明其盛須重擡三四節驗其盛俱輕點末節通章歸縮結其所以盛頌指點切實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

已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人是形而下故是形而上下之間按人身亦只是陰陽二氣而陽之精為魂故能

知來陰之精為魄故能藏往此便是靈處鬼神與魂魄一般德不在鬼神外不是鬼神一項德又一項德即下誠字鬼神固是氣之靈然其所以靈者即理也但此意至末方露尚應渾渾就氣之充滿辟塞上極言其盛按德字渾指全體大用而言方有看而不致碍下全體即性情大用即功效但言鬼神之為鬼神尚是滑突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而自無化而無之迹也

迹若朝暮寒暑晝夜與草木榮謝及人身作息夢覺皆鬼神也不是迹為鬼神其所以有此迹者乃鬼神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才能是往來屈伸的

排措直程子說迹不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是靈及不如張子說精

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二氣就對待說。靈字即上良

魂質之精者為魄。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伸，返而

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一氣就流行說。張子說

氣之屈伸，故朱子又說一氣。良能尚才見，即是一

伸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

有屈，有伸，其方屈者，鬼之神；其既屈者，鬼之鬼。愚按

此不是，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致墮佛氏輪迴

之說，即以鼻息往來而言，原不必假吸者復出以為

呼也。人氣之生，生于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

窮，更何資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陰陽為

二字當細看，如公事未判為陽，公事既判為陰，陽為

德，猶云性情功效。屈伸之本，然者是性，其屈伸之必

然者是情，其屈伸而造化者是

功，其屈伸而物造物化者是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正言為德之

三句一連說，不見聞，即

體物不遺，處勿作一折。

鬼神無形與聲然。

按然字輕帶，勿作一折。物之終始

也，凡呼吸喘息，晦明變化，晝夜代謝，皆是。莫非陰陽

終始，勿作生死字，非只體兩頭不體中間。莫非陰陽

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即物即鬼神，子而物所

不能遺也。無物無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子而物

未嘗不周乎物之後，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貫乎物

之中。曰句訓骨幹二字最好，體物是與物為體。按

就是虛空無物之處亦是氣之往來充塞遇着物即
便為之骨幹可見物之先有鬼神物之後亦有鬼神
若非鬼神何以能有是物
一有是物鬼神即為之體

使天下之人齊羽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不是體物一

鬼神也總是就體物上抽出親切者言之欲人會之
為一也使是鬼神使重一使字此節就人所見之

鬼神言其體物不遺如在者言其無不在非恍惚無定之謂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字意如充滿在上在左在右之意能使人歸重鬼神

驅默鼓處能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不是說

使字宜着眼說有便有意是真能使人如此若云非真有不

掩乎曰上曰左右見觸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

處都是鬼神隨祭而在心自如孔子曰其氣發揚於

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是二是一

上為昭明是氣之焄蒿是氣之悽愴是氣之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耳按如字非恍惚之詞在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與上天下地之氣

摸言處處皆鬼神填塞也註流動充滿重充滿

而與八之心合鬼神為主而人心感之以通也

此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言其體物不遺也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

敬也思語詞陰陽二氣密匝匝地又何處非鬼神何

可度思矧可句不重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即鬼神之德誠之不

微指體物者不見聞顯則指體物之功勿以微屬

不見聞顯屬體物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

即顯處非二物亦非二時亦不可倒說顯者微按微處

字神注下句不可將此句呆煞當重顯字

不揜如此皆上文所有之意點

出誠字十分出力乃全書關鍵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陰

陽合散無非實者誠也鬼神也物也其實合下一齊

後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

中既有物鬼神又即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

體鬼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此章有兼實理實心

服矧可射思句不知此二節只重明上體物不遺意

是鬼神能令人如此不便以人之實心夾襍說入誠

外補不可離之旨按此章從造化之理上揭出

誠是第三支至誠所以參贊如神人與天合

之故子思於此蓋已預為追宗透原之論

節鬼神子思包小大以明道之費而隱也引孔子之言曰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陰陽者氣也。陰陽之靈曰鬼神。就此鬼神之全體大用言之曰德。其為德也。分陰分陽。無非德之布。獲盛矣乎。其二氣之對待乎。根陰根陽。無非德之交通盛矣乎。其一氣之流行乎。

節
體物

何以見其盛。鬼神無形。視之而不見。鬼神無聲。聽之而不聞。就其不見不聞中。鬼神無一毫空缺。無一毫間斷。即物即鬼神。默為之體。無物無鬼神。皆不可遺。蓋鬼神原充滿於兩間。故立乎物之先。亦

即宰乎物之內。而為之質幹也。豈不盛耶。

使天
下節

體物不遺。鬼神無往不在。豈獨承祭之時。與抑詩所言哉。今姑就親切易見者論之。彼天下之人。齊明以潔其內。盛服以潔其外。祭祀之時。洋洋乎鬼神流動。充滿原布。塞於上與左右。故人亦如其在上。如在其左右。是念也。孰使之。鬼神使之也。即體物中舉其一端。而盛已見矣。

節
詩曰

豈但此哉。又以詩觀之。凡鬼神必有所往。始可度

其米而敬之。既是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本無所謂
來也。即以來格而言。如可度也。是鬼神猶或離而
或合也。如可度其來而敬之也。是鬼神猶以或離
或合者。致人有射有不射也。而豈知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乎。即如詩言。不亦見體物不遺
哉。

夫微節

吾於是知其所以盛焉。體物不遺。何其顯也。其顯
處即在弗見弗聞之中。是微之顯也。顯則不可揜。

矣夫。其所以體物不遺。如是其不可揜者。何哉。以
二氣而言。屈實有屈之理。伸實有伸之理。以一氣
而言。伸實有伸而能屈之理。非假伸之氣以為屈。
屈實有屈而能伸之理。非假屈之氣以為伸。凡此
皆誠也。誠者鬼神之神德也。是可見陰陽往來。無非
實理。有如此其盛而不可揜。夫觀於子言。可知鬼
神即道之所在。凡其充塞洋溢於心目間者。真不
可須臾或離。而中庸之言誠。先於此揭其旨矣。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此如文中提頓之筆明說者為兼暗藏者為包與哀公章

不
同

舜其大孝章

合下三章皆言費之大此章主孝而言夫此亦不過完得个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盡按眼光小者以為此章贊舜不知皆是咏歎道之大處觀其也與三字四故字可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德為聖人德即指大孝孝為庸德極其量則為聖人舜以庸德

致福如此下節故字方有來歷省去一轉有謂德以成孝者是孝在德外了此不可從勿作一綱五日

下是以孝致福非以福為孝也舜受堯禪太廟主堯此只補說重在家廟祀睪舜立五廟自虞幕至睪

皆大烝而祭此方切孝字說按是言舜為聖人以及尊富饗保皆從孝做出來以見道之用廣也今人顯

親尊親養親也前裕後云云是以下數項為大孝却似聖人之孝為有待於外了此亦與孔顏之孝說不

去德為聖人句固應側然過側則碍下節平中寓側可也尊富四項不可項德字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夏后時猶有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求舜後得媯

蒲封一於陳謚胡公此可見子孫保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即大德

孝德本無以加於孝孝大則德大矣

舜年百有十歲此與栽者培之同意舜步步在言外

有惟德動天篤厚申重意故下竟用直接此章四个故字六个必字所以重重點醒愈復愈有深味須知

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四其字當貼舜之大孝說題後推開一筆可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材意理在物不在天篤只指培說不兼管覆物之與天本同一氣栽者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

通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二氣字即在物上辨取因者物無所倖於

下受字與因字相應天之化育只一例施去那有心厚薄于其間即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天

只因物付物因字最妙蓋理在物不在天也

詩曰嘉樂君子寔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上重因字此重受字憲憲正是可喜可樂

之即亦佑命于無已上三句指德即所謂栽者下三句指一即所謂培令美也民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

位之一言保是保其身佑是佑其行命是命其為天子申之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之身並及其子孫有周聖王亦以孝格天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則宜民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則宜人俱以孝言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中

重也勿沾沾以虞周糾擾

故大德者必受命

故字承上詩中受命章末須歸到孝上但發德之得天非中庸大旨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總註庸行之常指孝言極其至指必受命

大孝上章推本造化則天人原一誠相通矣而以乾坤節

為大父母即在於孝一家之父母能盡孝則其道便與天通子思於是引聖言以明費之大也曰孝之量本橫塞無外如舜者其極乎孝之量而無以加歟夫孝庸德也孝之德原人所同具大孝則德為聖人矣而又側陋升聞其尊則為天子萬方納貢其富則有四海之內自虞幕以至瞽瞍皆歆天家之祀而宗廟饗之自虞思以至胡公皆享有土之封而子孫保之其福無不備如此收處莫迴我大孝以留下

節地步大孝
即大德也

節大德此豈舜倖而得哉有所必也所必者何必之于德也故舜有六孝之德則九五之尊于德必之玉食之奉于德必之神明之號於德必之期頤之享亦於德必之矣

節故天

是位祿名壽皆天為之而天非無故也蓋人有所必天即有所因凡天之生物也適如其分以應之必因其材而篤焉篤則培之矣培出於天而其培

之之故則以其為栽者是篤必因其材也彼傾者雖同此雨露而自已不能滋榮斯覆之矣豈能同於栽者哉因材之理如此

節詩曰

夫有所因即有所受觀之于物可以知受祿者矣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永世克孝之令德憲憲然而光明今德者治民人之本也有令德則有以宜其無位之民宜其有位之人焉民人皆天所眷顧今咸宜如是是以受祿于天而保其躬佑其行

命之為天子此即所謂受祿于天也而豈但一時哉又自天申之而保佑命於無已其栽培有不爽者

故大德節

吾于是而知其故矣受祿于天是受命也然必由於憲憲令德故凡有大孝之德若舜者其亦如舜受命有必然者而祿位名壽之可必不待言矣夫受命則與天通而皆大孝所致孝雖庸行然推之以極其至則徹上徹下所包若是之無窮不可見

費之大耶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

是推之以極其至

說到受命可見孝

是以尊富饗保成其大孝也

見道之用廣也

是言其費之大觀此則講章錯者多矣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

隱後二章亦此意

無憂章

此明費之大言三聖人皆有合於中庸之道斷宜照註作三平看按二節武王周公各有

其事朱子恐人將文王看作只靠王季武王而已道遙無為故特下一事字則凡以子述串者是将此節事字抹去斷不從

子曰無一愛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或問小註云文之無憂如何是道所
道也按聖人固能盡道然或父子之間猶有遺憾尚
未足以形道之費至我周則天運於此隆恰好一分
之內生出許多聖人正見道之費處獨言文王者以
其身處上下之間言父子之作述則文之盡道不待
言而自見有謂事在二以字上者似文王尋棟兩聖
以之為父以之為子大有語病不知二句只中間過
脉語勢趕到作述曰父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曰子
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止孝止慈之事於言外想見
方善體註意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
不致穿鑿

累仁之事也原非圖度天命

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重續緒句即是積功累仁非欲有天下也

此言武王之事首句指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

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謂武王續

得天下之道故註於緒字早以前商為言然詩是緒於有天下之後追論從前若當時則無此心也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

伐紂也。武王亦有天下亦是天命所必
然人心所同然處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首句起下不重德是孝德當照下

德斯禮以下成其孝治天下之德斯禮頂上祀達乎
二句虛冒下兩段貫至祭以大夫而止重祭不重葬
祭之中又重祭以大夫句祭以士又輕喪只推說不
與祭平重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

添許多貴貴的禮數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有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非一切制度俱未及為追

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其功德本

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
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
理上生來太王王季有號無謚則禮殺於文先公紉
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
紉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

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

德大與世遠而功
德淺者又不同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

之爵輕祭用生者之祿重喪服重不自期以下諸侯絕

大夫降期之喪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也旁親之期

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

侯絕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

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

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

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

昆弟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註內四

是也三推字見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續

緒成德皆庸行而及乎天下是道之用廣也

無憂子思引夫子歷叙周之世德以明費之大也曰聖

人之身道無不盡然難必者境遇也設俯仰之間

稍有缺憾必有憂從中來者若無憂者其惟文王

乎何以見其無憂王季賢父也文則上有王季以

為之父武王聖子也文則下有武王以為之子父

有王季則文之積功累仁者有以作於前子有武

王則文之積功累仁者有以述於後此所以無憂

也夫有其作之則文之能述可知矣有其述之則

文之能作可知矣此文王之事之可想見者也

續緒節

以武王之事言之。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惠鮮懷保，是其緒也。武王續承其緒，豈為有天下計哉？無奈紂惡貫盈，不得不起而伐之。于是壹着戎衣而有天下焉。夫武王之身，其前原有顯名矣。至此皆知其應天順人而不失忠之顯名，不失孝之顯名，由是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非其實能盡道，何以如是哉。此武王之事也。



